

# 古埃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宋瑞芝<sup>1</sup>,黎海波<sup>2</sup>

(1.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古埃及文化绝非孤立封闭的,它不仅横向传播和扩展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吸收、融合并创新了外来文化,而且还纵向保存与延续了人类文化,对世界文化影响重大。

[关键词]埃及;文化;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4-0700-04

作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古埃及,它以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埃及文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而且为后世西方文化的发端和繁荣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古代埃及文化的光辉成就,绝非是在孤立的环境下取得的,它是在与周边文明的交往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养分,从而丰富、充实和壮大的结果。这一结果又促使了埃及文化的外向辐射与传播。现代的一些学者要么夸大古埃及的孤立性与闭塞性,要么夸大古埃及同外界的联系,甚至把古埃及文明说成是一个又一个外敌入侵的结果<sup>[1]</sup>。由于历史文献的限制以及指导思想的不同,这两种看法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错误性。本文从文化传播着手,结合最近发掘史料及研究成果,试图探讨古埃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

古埃及作为文明中心区之一,首先对它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埃及文化和思想通过腓尼基人为媒介传遍了东地中海各国和岛屿。早在前王朝时期,埃及与腓尼基之间,就有了经济和文化的接触。为了进口建造神龛和宗教建筑所必需的木材等重要原料,埃及人同腓尼基人的往来是必不可少的。埃及人在比布鲁斯修建了自己的神庙,与这个城市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这样,埃及的文化与思想首先传入腓尼基。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巨大意义的腓尼基字母,无疑是在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及的24个辅音字母,经喜克索斯人的再创造成为26个辅音符号构成的字母文字。喜克索斯人虽未完成这种改善文字的工作,却“对西亚腓尼基字母的产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sup>[2](P136)</sup>腓尼斯南部创造了由22个字母构成的字母表。虽然腓尼基北部也创造了以楔形文字为基础的29个字母,但最后南部占了优势,由22个字母构成的字母表通行全国<sup>[3](P102)</sup>。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中,还掺和有埃及的象形文字,这足以说明,在创造字母的过程中,腓尼基人立了头功,但若没有埃及人为它打基础,他们也是不会顺利成功的。后来,腓尼基字母成为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以及现代西方文字系统的基础和来源<sup>[4](P10)</sup>。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埃及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扩张,与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的商业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商业上的交流,促进了文化上的联系。从拉斯舍姆拉、盖特奈和美吉索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遗址所出土的雕像、狮身人面像和装饰图案上,都表现出了埃及的艺术风格。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如在叙利亚东部的米塔尼的壁画中便有埃及女神哈索的形象;在叙利亚一些铜碗的象牙柄以及碗上的装饰图案都有埃及的主题,特别是对埃及服装、带翅的圣虫和鹰头狮身像的仿制<sup>[5](P106)</sup>。“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埃及对巴勒斯坦领土和文化侵略为标志的埃及和巴勒斯坦关系的第四阶段也随之出现。”<sup>[6](P61)</sup>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150年至前3000年。考古方面的发掘和分析表明了这一时期埃及文化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人们发现埃及的陶制品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定居于此的埃及人制作的一些厨用器皿,其中有完全埃及化风格及埃、巴混合式等几种风格;第二种是从埃及进口的器皿,如带有波状花纹和

[收稿日期]2003-06-20

[作者简介]宋瑞芝(1942-),女,北京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

手柄的圆柱型容器。埃及人还把他们的建筑技术传到巴勒斯坦。在安·拜索尔·泰尔·哈里夫和阿什克伦(Asheklon)等遗址的砖质建筑物都是埃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另外,埃及的一些人工制品,如调色板、陶器、石质工具、雕刻品也传播到了巴勒斯坦的泰尔-里什坡(Tell-RishPon)、泰里寇(Tericho)等地<sup>[6](P62)</sup>。

## 二

古代埃及文化除了对地中海各国的影响外,对非洲内陆也有很大的影响。埃及与非洲内地的文化联系在史前和有史时期一直存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明渗透到邻近各国的文化中。首先,埃及与西部邻居撒哈拉人和利比亚人早在新石器时代时就已发生联系,第19王朝以后,利比亚人成为经常向埃及提供人力和士兵的后备基地。公元前10世纪开始,利比亚人建立的利比亚舍易斯王朝(公元前945年—公元前525年)统治埃及,在埃及生活中,虽出现了黑皮肤战士和政界人物与白人战士和政界人物之间的对立,但在文化上却出现了振兴。在文字方面,除了祭司体文字以外,还出现了世俗体文字。大量的文字作品都用俗体文字写作。此时的埃及文化中还出现了民主的趋向。埃及文化在与利比亚文化的融汇中,无疑对利比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埃及与其南部邻居特别是努比亚人在埃及军队里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也作为农业劳动者被带入埃及,很快被埃及的社会——文化生活所同化。南方的库什,从公元前2000年起就受到埃及文化方面的影响。他们同埃及进行贸易,广泛地借用埃及文化,不到400年,位于第四大瀑布稍南的首都邓培塔就发展成为崇拜埃及阿蒙——拉神的一大宗教中心。他们采用埃及社会组织形式,并不断侵入上埃及的底比斯。中王国时期,一些埃及人越境到达苏丹,从布亨发现的石碑上,得知此时有几个埃及家族长期居住在努比亚,他们仍用埃及姓名,但都崇拜当地的神。18王朝时期以后,努比亚地区的埃及文化趋势增强。埃及式的坟墓代替了古冢,小型金字塔的坟墓代替了石墓,城市的建设也仿效埃及的城市,王公们墓上雕刻的肖像和名字都是用典型的埃及式样。哈脱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代拜拉王公祖蒂希特普的坟墓与底比斯城的坟墓相仿。古代埃及与位于非洲之角的蓬特亦存在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哈脱舍普苏特女王统治之前,埃及人对蓬特所知极少,他们仅从中间人那里买到香料,这些人为了抬高香料的价格而广泛传播关于这个国家的种种传说,仅少数埃及人航海到蓬特。第二阶段始于哈脱舍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根据寺院代尔拜赫的绘画来看,有一支5条船的船队被派去运回香脂树。另外在这寺院里的一间内室里,有一幅哈脱舍普苏特的圣诞画,画中她们母亲雅摩斯被蓬特香抖的香味熏醒。此画有意识地把蓬特这个国名与女工的降生相联系,反映了两者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关联<sup>[8](P706)</sup>。埃及与非洲其他部分的文化关系,看来也是相互的。埃及要非洲的物产:象牙、香料、乌木、木材,即埃及在物质上有赖于非洲出售给它的某些物产,而埃及的文化也随之扩展到这些地方。在研究中发现非洲的一些国家曾建立了与埃及相似的神圣王室,在库什、撒哈拉、约鲁巴和丰人中都崇拜山羊(阿蒙的神圣动物)。尤其引入注意的是古代埃及技术、风俗习惯及信仰与非洲较近代出现的一些技术、风俗习惯和信仰之间有许多相近之处。如对人体的灵魂,埃及人和如今非洲人都很重视。多贡人把巫术陶器埋入地下与埃及有把刻有敌人名字的陶碎片盛在碗里埋在特定的地点很相似,埃及的埋葬仪式和十一世纪加纳国王的埋葬仪式相仿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埃及的文化很可能对较近代的非洲文明有过影响,至于影响到何种程度仍然有待研究。当然,在研究这种影响时,也应当考虑非洲文明对埃及有多大影响。

## 三

古代埃及文化不仅对周边及非洲内陆各国产生过巨大的辐射作用,而且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形成起了孕育作用,并在保存、传播西方文化遗产、甚至世界文化遗产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的直接影响下发展的,但也可以说是在埃及24个象形符号的间接影响下发展的。希腊的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史学家曾都到过埃及,有的在那里学习过,吸收了埃及的文化成就,并创造了自己的成果。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米利都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柏拉图等都到过埃及。泰勒斯认为万物始源于水复归于水,明显与古埃及关于宇宙为水神所创的宗教传统有相似之处。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数学家,他在数学上的发明深受埃及数学的影响。古埃及发达的几何学吸引他去埃及旅行并考察。据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图书馆长卡利马利斯记载:毕达哥拉斯

在埃及住过多年,并向埃及祭司学过数学知识。他在埃及留学数年后返回希腊致力于数学研究,第一次使数学这门学科超出了商业需要的范围,创立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sup>[7](P16)</sup>。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遍游了埃及,搜集了大量史料,写下了名著《历史》,最为可贵的是这位史家能不带民族偏见地被埃及文化的辉煌成就所打动,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希腊人的一些宗教崇拜,如对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崇拜、宗教仪式中用牺牲占卜、节日集会、游行行列等都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sup>[8](P175-176)</sup>。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和几何学。梭伦立法中规定每一公民必须从事一种手工艺的条文也是从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立法中学来的等等。在文学方面,埃及的文学不论是在题材上或体裁上,都长期影响了古代希腊文学,并且也影响了欧洲近现代文学。在古代埃及文学的激发下,希腊人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于古埃及文学对《旧约》文学的影响,而以后《旧约》文学又给予现代西方文学以极大的影响,从这一侧面又说明了埃及文学在现代西方文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在艺术方面,早期希腊雕刻多数都与埃及雕刻一样,是呆板的正面造型,如在提洛岛发现的“阿黛密丝”女神象,在萨摩斯出土的赫拉女神像,在特尔非和阿提下发现的“阿波罗”男雕像等,无论在造型、动作、表情、发式等方面都与埃及作品相似<sup>[9](P210)</sup>。

纸莎草是埃及古代文化的栋梁。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人发明了莎草纸卷,它和传统材料相比具有很多优点。它比较轻,而且便宜,也容易制造。不仅相对耐用,而且可以折叠,也可卷起来。此外,还便于运输。于是它得以大批量生产,并且作为垄断产品向地中海国家出口,在将近四千年的时间内,它是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在古代,埃及是生产莎草纸的唯一国家。今天,它则是莎草纸文书的唯一保存者。由于其气候干燥,古代文件不易腐烂,至今还能在沙漠里找到。在近一百年来发现的莎草纸中有公元前2700至公元前900年用十几种文字书写的文件,其中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朴特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来文等<sup>[10](P66-67)</sup>,埃及是我们今天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文明,这要归功于莎草纸,它不仅传下来了埃及本身的文明,而且保持了其它文明。

埃及人不仅把自己的文化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类,而且也善于吸收外界的文化成果;它不仅吸收了闪族世界的许多文化要素,而且也接受了希腊文化,而当希腊文化趋于没落的时候,亚历山大城却变成了希腊思想和文化的中心,直到后来它又把希腊文化传播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把它传到西方世界。如果不是由于埃及的话,很难设想希腊文化遗产能够保存下来。在亚历山大时期,埃及对于被接纳的文化起着创造者和培育者的双重作用。托勒密王朝统治之初,埃及人、吸收希腊文化十分缓慢,希腊文尽管比埃及文容易书写,但从考古发现的纸草书中看到,用古埃及世俗体写的和用希腊文写的几乎一样多。希腊法律反映到埃及的法律文件中的进程也很慢,但埃及的文化遗产却利用希腊文这一新的语言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以后,在其他领域,如艺术领域里,埃及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埃及建筑的剧院、雕刻艺术品等与希腊产品很相似,如亚历山大的头像,它属于希腊利西普斯流派的传统,但也有革新(意大利语称为“斯富马托”),即用光线的明暗来表现出面部柔和的轮廓,而不太注意表现头发和面颊。又如埃西斯神像穿着一套紧身服装,乳房之间挽一个独特的花结,头上戴一顶埃及式的皇冠,但身体的造型完全是希腊式的,犹如希腊人所崇拜的阿芙罗狄忒<sup>[11](P43)</sup>。在绘画方面,既有埃及风格,又有希腊风格。例如亚历山大城安富希的一个陵墓就有两种风格的绘画,这座陵墓的主墓室,从入口开始,其建筑式样和壁画都混合着埃及和希腊两种风格。在科学技术方面,亚历山大城也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在那里不仅云集了世界一流的学者,而且创立了许多新的学说。执教于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德著述了《几何学原理》,奠定了古典几何学的基础。阿基米德早年曾游历埃及,在亚历山大从事学术研究,结识并受业于许多知名学者,他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力学家,不仅发明了多种机械而且还创立了“阿基米德定理”,这些成就既是希腊的也是埃及的,并由埃及得以保存和传播。

当基督教出现的时候,埃及接受了它的一个支派,成为基础稳固的科普特教派的传播地。科普特教派传布很远,甚至传到了埃塞俄比亚。这一教派把基督教嫁接于古典文化之上,从而得以继承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这是埃及对于新生的基督教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埃及人还创立了修道院制度,这是对基督教的又一贡献,这一套制度后来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sup>[12](P52)</sup>。伊斯兰教出现以后,逐渐传入埃及。这个传统的文化摇篮又很容易地接受了阿拉伯型的新文化,起着亚历山大学派的传统作用。埃

及变成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伟大的中心之一。埃及人在新的文化领域中继续起着创造、利用、吸收、保存和传播的作用。古代埃及相信“灵魂”不灭,相信死后的永生。所以将尸体用防腐剂 and 香料制成“木乃伊”保存,并修建豪华的坟墓,留下祭祀基金,创作祈祷文和“死者书”。“古代埃及人的这种来世观念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产生过重要影响。”<sup>[4] (123)</sup>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古埃及绝非一具孤立、封闭、沉寂、枯朽的“木乃伊”,它不仅横向传播和扩展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时也吸收、融合并创新了外来文化,而且还纵向保存与延续了人类文化。正如格利摩所说,“古代埃及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sup>[4] (18)</sup>

#### [参 考 文 献]

- [1] 周启迪.古代埃及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2]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3] 宋瑞芝.外国文化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4] 格利摩.古代埃及史[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5] C 莫赫塔尔.非洲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 [6] 郭丹彤.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J].史学集刊,2002,(10).
- [7] 王树人,余丽嫦,侯鸿勋.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 [8] 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9] 巴赫敏.世界文化史[M].莫斯科:开放社会出版社,1998.
- [10] 白乐石.古埃及的莎纸草,今天中国的纸[A].中西古典文明研究[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 [11] 巴良阔娃.世界史[M].莫斯科:尤尼基出版社,1997.
- [12] 侯赛因.埃及简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8.

[责任编辑:梅 莉]

### Impact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 on World Culture

SONG Rui-zhi<sup>1</sup>, LI Hai-bo<sup>2</sup>

(1.School of Hamanities, Hubei Univeristy, Wuhan, Hubei 430062,China;

2.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Hanshan Teachers College,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China)

**Abstract:** Viewed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 spread, ancient Egypt wasn't isolated and closed absolutely. It not only spread and extended its colorful culture crosswise, while absorbing, merging with and creating other cultures, but also preserved and spread longitudinally the culture of man. It affected world culture very greatly.

**Key words:** Egypt; culture; spread; impact